

一步
一
腳



第八屆

香港文學節

研討會
論稿匯編

第八屆香港
文學節 the 8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2010 一步一腳印



港台書

一步
一腳



第八屆

香港文學節

研討會 論稿匯編



第八屆 香港文學節
the 8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2010 一步一腳印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香港公共圖書館編。

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1。

272頁：插圖：21公分。

ISBN 978-962-8899-18-0

I. 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II. 許迪鏘

III. 香港公共圖書館 IV. 香港文學節

V. 中國文學評論

820.7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編輯 許迪鏘

校對 王惠屏

設計 蔡佩瑤

出版 香港公共圖書館

地址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六十六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一樓

網址 <http://www.hkpl.gov.hk>

承印 新輝印務有限公司

初版 2011年

贈閱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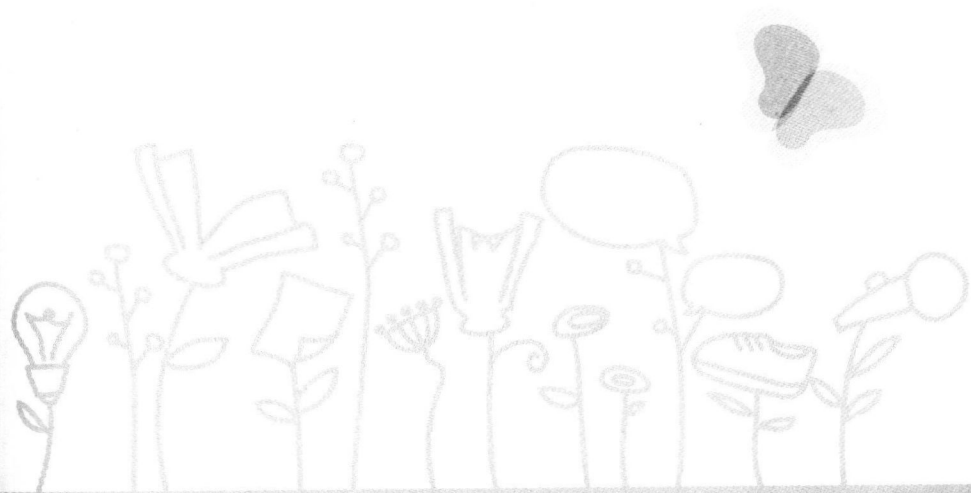
©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

ISBN 978-962-8899-18-0

本書所表達的意見和觀點並不代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立場。

前言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八屆香港文學節」，於2010年6月24日至7月11日舉行，期間三場研討會，是文學節的焦點項目，以「香港文學的文化意蘊」為題旨，由多位本地及海外的學者、作家、評論家擔任演講嘉賓，就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具重要歷史意義及具影響性的文學現象作課題，從文學形態的變化、文學跟媒體的互動、文學與城市的關係等不同角度，探討和分析香港文學的深層文化意義。這冊《匯編》除了刊載講者的論文，更輯錄了研討會的錄音文字紀錄，以祈讀者在研讀論文之餘，亦得以參考演講嘉賓的親身解說，再配合收聽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網頁<http://www.hkpl.gov.hk/8hk1f> 內的錄音檔，盼能成為研究香港文學的一項重要且完備的材料。



目錄

研討會（一）傳統與現代之間——文學形態的變遷	8
現場紀錄*	9
論稿匯編	
電影《危樓春曉》與小說《人海淚痕》的本土意識	陳智德 43
追跡與再現：舊期刊的重讀與重刊 ——以《中國學生周報》為例	熊志琴 55
香港文學，既有的傳統或者新近的嘗試 ——以專欄散文和也斯散文為例	金惠俊 67
本土神話傳統的混雜與斷裂	陳國球 79
研討會（二）文學場域的滲透和跨越	88
現場紀錄*	89
論稿匯編	
黃鶯南徙：「環球出版社」與 「女飛賊黃鶯」（1946-1962）	容世誠 125
滲透/不滲透：對香港電影與文學的一點思考	黃淑嫻 153
寫在流行樂譜上的詩——論林夕的愛情言說	陳少紅 165
跨越、滲透，還是角力？——香港文學場域閱讀記	黃念欣 195
研討會（三）文學作品中的城市質感	202
現場紀錄*	203
論稿匯編	
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	董啟章 227
地下血管——地鐵中的文學可能	潘國靈 243
城市的表情	施叔青 261

* 現場紀錄經由編輯根據錄音整理。為方便閱讀及避免內容與論稿過於重複，發言或經刪節，部分用字及語序也有所調整，講者原意以現場演講錄音為準。





研討會(一):
傳統與現代之間——
文學形態的變遷



研討會(一)

傳統與現代之間——文學形態的變遷

日期：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4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主持：樊善標教授

講者：陳智德博士

電影《危樓春曉》與小說《人海淚痕》的本土意識

熊志琴博士

追跡與再現：舊期刊的重讀與重刊
——以《中國學生周報》為例

金惠俊教授

香港文學，既有的傳統或者新近的嘗試
——以專欄散文和也斯散文為例

講評：陳國球教授

討論時間

樊善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學術興趣包括香港文學、現代散文、建安文學。著有創作集《力學》、《暗飛》；合編《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

研討會（一）現場紀錄

傳統與現代之間——文學形態的變遷

【司儀開場白】大家好，歡迎蒞臨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八屆香港文學節。以香港文學的文化意蘊為主題的文學研討會，這是第一講，主要是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文學形態的變遷。文學形態不單止是文學載體的不斷轉化和演變，也涉及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和作者、讀者以及文學作品的交匯影響，因而構成獨特的文學模式，是香港文學生態演進的重要研究課題。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來兩位本地的講者，包括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陳智德博士，以及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講師熊志琴博士，還有由韓國遠道而來的，韓國國立釜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金惠俊教授；另外我們有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陳國球教授，為我們擔任評論員。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善標教授，會為我們擔任主持，事不宜遲，將時間交給我們的主持樊善標教授和各位講者。



樊善標：首先歡迎大家來參加文學節的第一場研討會。我知道在座有年輕的，也有比較資深的朋友，所以等一會的討論時間應該是非常有特色和熱烈的。第一位講者陳智德博士會跟我們講四五十年代之間的文化轉折，他會由《人海淚痕》這部小說，和根據《人海淚痕》改編而成的兩部

電影，講其中反映的文化問題。這兩部電影，第一部是1940年拍成的，也是叫《人海淚痕》；另一部是1953年拍成的，叫《危樓春曉》。這兩部電影的故事基本差不多，但是同中有異，不同的地方體現了什麼文化上的意義呢？陳智德博士會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想補充的是，場刊小冊子裏面主要是介紹陳智德博士

學者方面的資料，其實陳博士除了是位學者之外，還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新詩詩人。他最新的那本詩集《市場，去死吧》裏的詩歌，在保育運動中是大家很喜歡朗誦的，給大家精神上很好的鼓勵。所以我們也不要忘記陳博士另外的一個身份。

第二位是熊志琴博士。中年以上的朋友應該非常熟悉《中國學生周報》，但是比較年輕的朋友可能不大知道有這份刊物，不過，《中國學生周報》現在已經數碼化，在電腦上面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看《中國學生周報》？等一下你們聽熊博士的演講就會明白，回家就可以試試去看。但是《中國學生周報》數碼化之後，看起來的感受，與中年以上的朋友看紙本的周報時，有什麼不同呢？這兩種感受的差異在哪裏呢？如果《中國學生周報》以一個文章選輯的形式出現的話，又可以帶來怎樣的閱讀感受？這些都是很有趣的話題。熊博士非常年輕和有活力，是這幾年跟香港文學研究專家盧瑋鑾教授合作最頻密的一位學者。她最近的書就是古兆申先生的口述歷史紀錄。這只不過是盧教授主持的口述歷史計劃中的一小部分，隨後還會出版多冊口述歷史，是香港文學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文學節每一個研討會都會請一些外地的學者來發表意見，因為外地學者不同的視角會給我們更多的啟發。今次我們很高興請到金惠俊教授。金教授是韓國學者，他掌握資料的完備，貼近最新發展的觸角，在外國學者之中是非常少見的。金教授從非常宏觀的視野，以專欄散文和也斯的散文為例，探討香港文學既有的傳統或者新近的嘗試。這些都是宏觀的歸納，即使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長大的人，對香港文學的理解，恐怕未必能夠超過金教授這篇文章所講的要點。非常高興今天能有機會聽到他們的演講。當然更加高興是請來陳國球教授做講評，他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出入古今中外的學者。我們先請陳智德博士。



陳智德：各位午安。我的研究不是一個成熟的研究，希望各位可以提些意見。《人海淚痕》這一個文本，大家聽過的應該不多，但《危樓春曉》相信在座有人看過的，由張瑛、吳楚帆主演，是香港電影裏面，特別粵語片裏面，被視為經典的作品。

《危樓春曉》的劇本是由盧敦和陳雲合寫的，但最重要的作者是盧敦，他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這部電影主要是他編劇的。這部電影的故事源自四十年代的小說《人海淚痕》，小說發表後，同年由李鐵導演改編成電影，亦是叫《人海淚痕》，然後李鐵在1953年重拍一次，就變成《危樓春曉》。以下我會講這三個文本。

《人海淚痕》最初發表於1940年，作者是望雲，他的另一個筆名叫張吻冰。小說在香港的一份報紙《大眾報》連載，當時望雲是一個很出名很受歡迎的作家。同一年改編為電影，叫作《人海淚痕》，由張瑛、黃曼梨做主角。1953年李鐵重拍，也是由張瑛主演，但女主角就變成紫羅蓮。大家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封面（按：陳博士展示《人海淚痕》封面），它首先在報紙連載，然後出版成為單行本。現在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特藏裏面有收藏這本書。這一份剪報就是當年《人海淚痕》的電影廣告。可以看到他宣傳的文字，說「望雲文藝小說改編，寫盡人間悲慘，啟示人生意義」等等。跟着下面說「輿論一致推薦，沒有狐鬼神仙，沒有談情說愛，純正純正」。他是用「純正」來標榜的，說是「為新電影樹立楷模，為華南影壇爭一口氣」。這在當時是一部很正面、很正氣的電影。這裏還有幾張我覺得很有趣的劇照。這裏大家見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是後來中聯的電影經常強調的格言，最初就是在這部電影裏面出現的。那是電影裏吳楚帆收藏的扁額，是朋友送給他的。

四五十年代之間一個重要的文化思潮是與左翼文人有關的，當時叫作新民主主義文藝。他們當時在香港發表了幾篇很

重要的左翼文學理論文章，提出批判的意見，特別是對知識分子提出嚴格的要求，如要求知識分子站在群眾一邊等等。另外還有一個作家叫作王瑩，提出國統區的進步文藝要照顧城市大眾的趣味，同時，以工農兵文藝提高大眾的層次。但不是要群眾學習知識分子，而是強調知識分子要走向大眾可以接受的標準。就是說，知識分子應該調整自己的水平，不要寫些太高的東西，遷就群眾的思想水平，然後才可以提高群眾的層次。他們的意思就是要求知識分子寫普及的文字，還有就是要爭取普羅大眾的支持。《人海淚痕》和《危樓春曉》這兩個文本，我覺得主要不是電影和小說的分別，也不是原著和改編的分別，而是兩種不同文學傳統的認同和轉化。四十年代的《人海淚痕》，強調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理想，提出很多對社會的批評。書裏的知識分子，以英雄形象出現。裏面也有很強烈的地方色彩，以當時蘭桂坊的唐樓做背景，主角周平住在蘭桂坊裏面的一幢唐樓。書裏形容當時蘭桂坊是一個曲尺形的空間，三邊是唐樓，在角落還有一座廟，有小朋友在廟前玩耍。《人海淚痕》這部小說我覺得代表新文化運動所強調的啟蒙，還有知識分子改革社會的五四傳統。《危樓春曉》反而是着重美化群眾，和抑壓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再強調知識分子要教化或者批判社會，反而提出知識分子也可以出現異化，變成需要批判的對象。電影裏面提到的知識分子就是張瑛，後來他由一個同屋共住的身份，變成收租者的身份，幫房東收租，甚至催那班同屋共住的人交租，彼此關係變得很惡劣。收租者這樣的一個身份，在左翼文藝裏面來講，是個階級敵人，是一個很負面的角色。到電影後段，講他跟業主劃清界線，辭了收租這份工作，再回到同屋共住的立場。整部電影到最後，知識分子回到與群眾一致的立場道路，才是他們的出路。《危樓春曉》接續了四十年代左翼文化美化大眾和批判知識分子的立場，接近當時文學的轉折意識。所謂轉折，如當代文學學者提出，指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現的對知識分子比較壓抑，對群眾比較重視的轉變，有一個比較美化群眾的傾向，特別是五十年代之後，中國內地

的作品如《青春之歌》、《金光大道》、《創業史》、《紅旗譜》等等，都是強調群眾，以及群眾推動歷史的力量。知識分子是要跟群眾一致，而不是抽離出來。

接下來我們回到《人海淚痕》這部小說。《人海淚痕》的原著作者張叻冰，原名叫作張文炳，後來轉用望雲為筆名。他早期，二三十年代的時候，是香港新文學其中一個拓荒者，他當時跟文藝青年一起，創辦了一些新文學雜誌，是香港很早期的新文學雜誌，包括一份叫《鐵馬》，一份叫《島上》，《島上》1930年創辦，《鐵馬》大概是1928、1929年之間創辦的。這裏有幾本望雲的小說，大家從這些封面，可估計到裏面的內容講些什麼。這些封面很漂亮，有點鴛鴦蝴蝶派的感覺。但是望雲還叫張叻冰的時候，是不寫這些小說的，他寫所謂比較嚴肅的，類似茅盾、巴金的那種新文學小說。但是四十年代，1940年開始就轉用望雲做筆名，在報上連載當時的流行小說，因為這緣故，他開始出名了，然後電影商就開始找他改編他的作品，他很多作品都改編成電影。如另一部小說《小夫妻》也改編成電影，由鄭孟霞做女主角，鄭孟霞就是唐滌生的太太，年輕時做女主角是很漂亮的。

其實望雲是一位給人忽略了的粵語導演，因為他很早，在1959年就過世，所以後來提到他的人很少，但他在早期拍了不少電影。其中一部叫作《氣壯山河》，在1938年，是一部抗戰電影。他當時也是用張叻冰的筆名去執導的。1940年他出名後拍了很多電影，包括《小夫妻》、《黑俠》，還有《情冊》，由謝賢、嘉玲主演，是他最後的一部電影。但是很可惜他1959年就過世了。

《人海淚痕》這部小說有很濃烈的地方色彩。小說開頭第一段就介紹香港，用一個俯瞰的方法，說在中國南邊有個小島，這就是香港等等。強調香港是個很小的地方，由荒涼之地慢慢發展，然後因為抗戰的緣故，有很多在廣州走難下來的人，令

香港變得很擠迫。這本書就是由這個城市開始，去寫一個故事。故事中周平來自廣州，因為戰爭來到香港，他本是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在廣州的時候是做記者的。來到香港之後，他辛苦找到一份做記者的工作。在做記者之前，他到處投稿，其中一篇投到一份叫《中華日報》的報紙。編輯最初說會刊登，後來又說高級編輯老闆不准登這些文章。那篇稿是揭露時事的，說社會的黑幕，說當時捐給難民、小孩的善款被人騙去之類。周平追問：如果連這些揭露社會罪惡的文章都不可以登，那你還做什麼人民喉舌呢？編輯很無奈的說：這個社會實在太黑暗了，你的文章因為寫得太坦白，所以我們不能用。這本書裏面有很多類似的情節，對於當時香港社會有很多批評，站在批判的立場，講當時香港的社會問題。又比如他提到當時香港的連環圖租書攤檔，那些連環圖是來自上海的，他批評那些連環圖毒害香港兒童。作為一個南來香港的作家，他其實是站在香港的角度去批判香港社會。除了批評來自上海的連環圖毒害香港兒童，還提到香港粵語片的問題，希望能提高香港粵語片的水平。最後他希望香港能夠作為文化中心，可見他是有理想的。但是到最後，他因為揭露販毒，被人槍殺，他負傷流着血，拿着相機回到報館，向同事講述整個過程後，才不支倒地。他成為一個記者的模範、英雄人物。又因為他死的緣故，改變了女主角回去廣州的想。女主角也來自廣州，始終想着回廣州去。因周平的死，她決定留在香港，繼承周平的遺志。這個講法很特別，因為當時香港的小說，好多主角的出路都是回大陸去。比如《蝦球傳》，小說的主角蝦球在香港生活不下去，回去大陸才是一個理想的出路。但是《人海淚痕》不是這樣，他的出路是留在香港，這個寫法在當時來講是比較少見的。

再說《危樓春曉》。《危樓春曉》裏面知識分子的形象改變了。裏面的角色叫羅明，就是張瑛的角色。其中一段講到他發夢要成為一個大作家，他認為做了大作家之後就會很有錢，

之後就可以環遊世界。他在電影裏面說了一大堆英文：我們去 America, Canada, England, France……他的鄰房白瑩跟他說：你不要發這麼大的夢。想做作家成為了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與《人海淚痕》的主角有很具體的理想截然不同。在電影裏面，講英文的都不是好人。比如有一個叫黃大班的角色，他罵包租婆「You know, it is criminal」，那個包租婆根本不知他在說什麼。她的反應不單製造滑稽，其實突顯了英文在當時殖民地是既得利益者壓迫大眾的語言。張瑛這個角色講英文，還反映他對西方的憧憬，並藉此貶抑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後來他因為親戚裙帶關係成為一個包租者，變成階級敵人，是一種墮落，也扭轉了男女主角的關係。電影最後羅明決定不再做收租，還給因難產進醫院的鄰居捐血。由於這種緣故他重新得到別人接納。最後他說：「希望大家能夠原諒我。」這就是說他要回到群眾的一邊，不再做收租人。這個啟示很清楚：知識分子就是要認清楚，不要做收租人，不要做大班跟業主同一陣線，要回到群眾那邊去。最後危樓塌了，埋了黃大班，將那些殖民的人埋葬了，滿足了大眾的想像。

我這裏想說說新民主主義的問題。香港電影研究者林年同先生提出了一個觀點，指出1949年粵語片的電影清潔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新民主主義思想運動。盧敦也有提到他們在香港的活動，帶給香港影壇重大的影響。這裏所講的「他們」，其實是當時的左翼影人。他們反對殖民意識，以至封建迷信等等。他的話反映四十年代左翼思想對粵語片的重要影響。另外也可以參考另一位當時在香港拍過國語片的演員顧也魯的回憶。他也提到當時香港左翼電影的情況，包括他們在香港成立了一些讀書會和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的這樣一個組織。當時他們是分開國語片和粵語片兩大學習組，他們學習的包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共同綱領、社會發展史這些左翼的經典作品。盧敦在回憶錄提到高魯泉在1949年前後經常讀馬列毛的著作，說他是在片場裏面讀的，是廢寢忘餐的去讀，就是拍

戲的時候，他不用出鏡就在那裏看《毛語錄》——當時應該沒有《毛語錄》，應該看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和共同綱領之類。可以看到，當時的粵語片電影工作者，都是很認同左翼思想，當時是叫進步思想的。

最後我想講講香港電影，或者香港文學本土的意識創作。香港的本土意識文藝其實不是在六七十年代才出現，而是在早期二三十年代已經有的。我這個講法不是要去爭論誰先誰後，不是一個先後的問題，而是要提出，本土性或者文學的本土性後來是怎樣斷裂的問題。在四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時候，張吻冰、侶倫、劉火子，還有傑克、平可，特別是張吻冰，他們的很多作品都是講香港的，已經有一些所謂本土意識的作品。但1949年之後五十年代的香港，這個傳統斷開了。像《危樓春曉》就淡化了《人海淚痕》裏面的一些本土色彩，例如地名只是虛構的，也不大提到香港的問題，因為《危樓春曉》不需要增加本地認同來取悅觀眾，反而是將大眾的生存環境設定在危樓上面，藉大眾如何互相守望來建立人倫上的認同，以此取代了不可靠的地方認同。商業電影一向不會強調政治，始終是製作面向普羅大眾的電影，沒有很hard sell的政治處理。中聯的電影大都是用一個溫和的、比較自然的拍攝手法，但是仍然是表達了有一定傾向的信息。透過《危樓春曉》這一部作品對知識分子形象的處理，其實可以見到五十年代某種風尚改變的痕跡，就是要美化大眾，貶抑知識分子，提出知識分子的軟弱。但知識分子異化之後，可以及早悔改，回到群眾裏去。黃大班作為一個買辦階級，一方面為大眾製造共同的敵人，另一方面將地方賦予殖民地的色彩，因而強化了那種不可靠不需要認同的感覺。最後那座樓房倒塌了，將黃大班壓在裏面，顯示殖民地買辦最終被活埋，實現了大眾不能實現的願望，最後的影像是相當震撼的。《危樓春曉》對原來文本的改寫，令《人海淚痕》的形式沒有過渡到五十年代去。戰亂、內地政局的變化，還有人口的流動，都是斷裂的原因。由《人海淚痕》發展到《危樓春曉》的痕跡，